歷史與空間

愛上一首歌 遊走一座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穎

「踏松濤竹海，拾楓林愛晚；邊城裡酌風月，話仙境奇緣；覽勝天門山，醉遊桃花源；秦簡中尋里耶，共飲白沙泉。」

「聽瀟湘夜雨，追平沙落雁；煙寺裡鳴晚鐘，觀山市晴嵐；賞江天暮雪，眺遠浦歸帆；漁村中沐夕照，邀洞庭秋月。」

如此繾綣美景、意境瀟湘，不在鏡頭中，不在畫卷上，而在歌聲裡。

日前，一支名為《東方萊茵》的MV風靡網絡，中國風歌詞，搭配R&B曲調，取景橫跨張家界、南嶽衡山、崀山、鳳凰古城、橘子洲頭、洞庭湖等湖南風景名勝之地。伴隨着動人的音律，湘江這條奔湧不息的河，潤物細無聲似的把沿岸迷人的景致、民風民俗流淌進人們的臆想之中，也把一段段思緒融入感性的歌聲裡。

歌聲裡的湘江母親河

「把湘江治理作為湖南『兩型社會』建設的突破口，使湘江真正成為一條流淌文化的河流、流淌哲學的河流、哺育新時期湖湘人才群的河流。」湖南省委書記周強將自己勾畫的宏偉藍圖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東方萊茵河」。

「我們對湘江治理的遠景非常有信心。碧波蕩漾，泛舟湘江，沿途都是一個個美麗的小城小鎮，人們可以一邊品嚐口感醇和的湘茶，一邊品味底蘊深厚的湖湘文化。」周強書記在公開場合多次有過如此描述，這般美好的願景，隨着去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湘江重金屬治理進入新的階段，遙不可及的「東方萊茵河之夢」，輪廓逐漸清晰。

「望百舸爭流，一江南北過盡千帆，看芙蓉國萬山紅遍；嘆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志滿懷，巍巍岳麓絃歌不絕。」這是《東方萊茵》的歌詞中，表達的年輕一代瀟湘兒女治理湘江的熾熱決心與氣魄。

「望東方萊茵，一水絲路綿綿情關，看千里碧波映雲天；嘆孤鶩披霞，驚鴻齊飛，登高閣，屈子九歌舞樂嬋娟。」這是《東方萊茵》的歌詞中，憧憬着湘江「碧波萬頃」、「皓月千里」秀美畫卷的殷殷期盼。

■《東方萊茵》MV中，展現了湘江碧波萬頃的秀美畫卷。

■創作歌手亞倫帝尼一手包辦歌曲《東方萊茵》的詞曲創作和演唱。

當節奏明朗的樂曲響起，頗具格律的歌詞映入眼簾，栩栩如生的畫面浮現於腦海，讓人禁不住隨之哼唱，並借由歌曲作者獨特的視角，感受今天的湘江之美、湖南變遷和生態文明。

「一瞬靈犀日月經天，星河晝夜奔湧不眠。我用浪濤刻下誓言，盈盈一朵珍愛萬年；我付盡這一生愛恨悲歡，伴你滄海桑田；想念你輪廓絕美的臉，那清澈的容顏。這是夢想家們暢遊的樂園，寫滿傳奇的航線；你的心美過維也納森林，為你我披星戴月。」

愛上一首歌，遊走一座城。歌聲裡的湖南與湘江，從未如此生動而流暢。

80後的東方萊茵夢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湘江水養育了數千萬百姓，見證着沿岸城市的滄桑變幻，也孕育出湖南人所獨有的音樂文化。

近有以「湘妹子」李谷一、宋祖英為代表的中國女聲民族唱法，遠有聞名全球的華人音樂大師譚盾，更有那「彎過了九道彎」的民歌《瀏陽河》享譽大江南北。

如今，這種一脈相承的娛樂精神有了新的詮釋。生長於湖南、留學英倫、被譽為華語樂壇R&B創作新人王的80後歌手亞倫帝尼，一手包辦詞曲創作和演唱，將一首兼具中國風韻味與西洋曲風的《東方萊茵》呈現在觀眾眼前。

正如網友評論：歌唱湖南的歌曲很多很多，有民族的、有美聲的、有戲曲的，就是沒有適合年輕人唱的，《東方萊茵》的Style才真正唱出了屬於我們80、90甚至00後一代的心聲。

亦有人評述：亞倫創作的歌曲裡，有一種跳脫出小情小愛的情懷，敲打心弦。

其實，早在去年年初，亞倫帝尼就推出了國內歌壇首支用「Hip-Hop+電音絃樂+R&B曲風」詮釋的愛國歌曲《信仰》，用新穎的方式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一個海外遊子對於祖國的熱愛，立即引發業內眾多關注。時隔一年，他再次用R&B曲風詮釋全新單曲《東方萊茵》，用80後的方式歌頌湖南的母親河湘江。

對於此次創意，生在湘江邊、喝着湘江水長大的亞倫帝尼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在英國留學時看見英國人對於泰晤士河的深情歌頌便下定決心要為家鄉湖南的母親河湘江寫下一首自己的作品。「對於祖國和家鄉的熱愛，是每個年輕人內心與生俱來的力量，每個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歌頌和表達，可能很多人覺得用R&B的方式很另類，但是我覺得這夠真實也夠潮。」

湘江北去。悠久的歷史文化浸潤和滋養，讓沿江的城市風雅多姿。每一幅山水畫境，每一段人文情懷，每一天光影流變，每一句市言巷語，都存在於這娓娓道來、淺吟低唱的歌聲裡。

生活點滴

■蒲繼剛

遊五通橋

那一年，回老家四川看外婆，路過樂山市的五通橋區。

從樂山市區出發，坐在長途汽車上，走的是盤山公路，在山上、山下繞來繞去，把人的頭都繞昏了。突然看到車窗外一大片平地，然後滿目青山秀水，綠樹濃蔭跳入眼簾，我眼前一亮，連忙問旁邊的人，這是什麼地方？旁人告訴我：這是樂山市的五通橋區。

也許是我太孤陋寡聞，過去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地方，而五通橋卻像「養在深閨人未識」的仙女，這般美貌絕倫，如詩如畫。我從車座上站了起來，眼睛貪婪地，不停地欣賞着車窗外的風景，直到這些景色在我眼簾中消失……

看望完外婆，返回時，我專門下車來到五通橋，要好好看看這深閨裡的美人到底是怎樣般的模樣。

五通橋區位於四川省西南部，距樂山城區20多公里，是一座頗有特色的水鄉古鎮，有建制的歷史已有2300多年。五通橋因鹽而興，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古老鹽場，傳說在公元前250年，蜀地太守李冰在五通橋牛華溪紅巖子鑿井煮鹽，然後鹽業發達，商賈雲集，便日益繁榮起來，演變為一座城市。五通橋區不大，過去只是一個縣級市，市區也不大，後來改為樂山市的一個區。但五通橋精緻極了，每一塊磚，每一棵樹，每一段小橋，每一處風景，都那麼玲瓏剔透，風姿綽約。五通橋更是一座富有特色的山水園林城市，湧斯河和芒溪河從五通橋穿城而過，人們便把五通橋稱為「小西湖」。

在我住的湖北省襄陽市，只是一條漢江穿城而過，把城市分為兩半，兩岸碧水藍天，風光旖旎，已經讓我為襄陽市驕傲了許久。而湧斯河、芒溪河兩條河則把五通橋分為四望關、青龍嘴、竹根灘三部分，兩條河環環繞繞，與城市相依相偎，讓五通橋成為融山、水、樹、鎮為一體的絕佳美景。水多橋也多，五通橋城內各種風格的橋把三片陸地連結起來，山環水繞，綠樹成蔭。著名畫家豐子愷曾有詩寫道：「且喜蜀中風景好，橋灘春色似杭州。」而五通橋人更是認為自己生活在「背靠青山走，綠水城中流」的人間仙境中。

因在襄陽市住久了，對一灣碧水非常有感情。看到五通橋市區兩條河碧水如鏡，岸邊的大榕樹枝繁葉茂，碧綠參天，真是讓我心曠神怡。我在街道上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大口大口呼吸着清冽的空氣。實在是走不動了，看到旁邊有不少茶館，我找了一家茶館坐下來，繼續看風景，看橋下的風景，看橋上的風景，看岸上的風景，看藍天白雲下的風景。看着，看着，也覺得自己變成了這風景中的風景。

獨自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天涯孤旅，應是有陌生的感覺和思鄉的憂愁。離開家二十多天，自然還是有天涯孤旅中的感覺，但這憂愁很快就被這絕佳的風景沖淡了。

在茶館碰到一位老者，別人都在打牌、下棋，而他卻獨自一人，面前擺了一碗茶，一碟瓜子，邊吃瓜子，邊喝茶，邊望着窗外的風景。四川人非常容易相處，從來沒有欺生之說，我很快與老者聊了起來。老者告訴我：「每年農曆五月，那時候你來，那才叫巴適（四川話，好得很的意思），梔子花飄香，新一年的黃桷樹（又稱榕樹、菩提樹）又長起來了，參天碧綠，就像大雨傘一樣，又遮陽又擋雨。芒溪河、湧斯河上的龍舟會開幕，岸兩邊人山人海，黃桷樹上都站的是人，那才叫熱鬧，好耍（好玩的意思）極了……」老者講起五通橋「端午節」的龍舟會，真是眉飛色舞，繪聲繪色。

可惜，我來的時候已是秋天，早已錯過了那個季節。但面對這絕佳風景，我可以想像得出那龍舟會熱鬧非凡的情景。

天色已晚，從早晨的八點多，到下午的五點多，我走馬觀花，在五通橋遊玩了幾乎一個白天，但我當天晚上必須趕到樂山去歇息。我依依不捨，離開了五通橋。

其實，人生永遠是在路上。也許五通橋只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點，一處風景。也許我這一生中還有機會去五通橋領略她的綽約風姿，也許再沒有機會與她相逢了。只是，當人生的路上，無意中出現一段美麗的風景時，我們就不要錯過它，去盡情地欣賞吧，就像我在五通橋貪婪看風景那樣……

亦有可聞

文人談吃

■青絲

文人都好談吃，除了人都有的好吃天性，亦是有談吃的資本。文人在過去屬於士夫階層，大都過着較為優裕的生活，飫甘饜肥，比起未盡溫飽的布衣小民，自然更能接觸到香甜肥美的食物。

另一方面，文人也更善於用藝術的眼光來看待人生，對於食物與季節、情境的對應轉換，一時心情的交匯，以及對纖細微妙的味道的捕捉和敘述，都比一般人要來得真切。故寫食談吃，也向被文人視為寄寓個人趣味的樂事，遠者如張岱、李漁，近者如周作人、梁實秋，都留下過不少清新優美、輕俊流麗的談吃小品。就連小資始祖張愛玲，亦免不了俗，要偶爾借談及人間煙火食來表達自己對於精緻生活的喜好和追求。

蘇軾是北宋有名的老饕，至今仍有不少以他的名號命名的菜餚，如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魚等。蘇軾的詩文當中，就有着許多品嚐美食的記敘。有人從陝西鄠縣給他帶來一條鮮魚，「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為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蘇軾烹魚的同時，另用香粳米煮飯相佐，飯菜尚未熟，他就已是一副急不可耐的饞相，引得來客都笑了。其實蘇軾宦游一生，各種山珍海味和地方飲食都曾嘗試過，「金齏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廚中蒸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他之所以對一頓平常飯食也能保持着趣談相，種將飽滿的試熱情乃緣於與生俱的浪漫質，善從平淡奇的生活中捕捉到美。而這種「重食劍無於氣來他，嘗，花湖特因昔桂之領生與米、俱縮日醬到寫生與無鋒、大巧不工」的境界，也是美家的最高層次。

清人鄭板橋也是一個擅長將食物環境、心理充分融合，進而演繹出活美的知味者。他在給弟弟的信中道：「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暖。」鄭板橋從冬日的一碗泡炒米一碟薑薑，閒暇時吃的糊塗粥和碎餅裡，都能感受到美食帶來的愉悅滿足。由此亦可見，放逸曠達的人態度，也有助於人對美食的探索和悟。

詩人徐志摩也很懂得欣賞日常食。杭州西湖秋景，素有「三秋子，十里荷花」之名，除了桂花，年西湖旁邊還有很多的栗子樹，此，桂花煮栗子也曾是湖邊小店的製小點。徐志摩每到秋天都要抵西觀賞桂花，然後踱到小店吃一碗桂煮栗子，認為此乃情景交匯的雅事亦是一種美食帶來的人生享受。

由於很多文人在品嚐食物時，是自己的情趣、修養、品位融入到一審美的心境中，即使只是平常之食亦能相互映發，自然甘美。所以，比僅以果腹為務的一般食客，文人吃，也更能營造出一種清新醇雅的味，有着更深遠的寄託。

豆棚閒話

打陀螺

■卞允斗

打陀螺，中國較早的娛樂項目。陀螺形狀略像海螺，多用木頭製成，下面有尖。玩時用布條繩子纏繞，用力抽繩，使其直立旋轉，而後，用布條繩製成的鞭子順勢抽打，越打轉的越快，有的還發出「嗡嗡」聲響。

陀螺的起源，最早出現在後魏時期的史籍，當時稱為「獨樂」。直至明朝才正式出現陀螺這個名詞，陀螺成為民間兒童們大眾化的玩具，民俗中兒童的玩法是具季節性的，打陀螺成為冬春兩季的一項流行活動。

陀螺的名字比較多， 閩南稱作「干樂」，北方叫做「冰柰」，大部分地方叫「打老牛」，魯北局部鄉村俗稱「懶老婆」。可見打陀螺的群眾性和普遍性，倘若奧運會設置如此比賽項目的話，那就有國際性了。

童年時期，「打陀螺」是最喜愛的遊戲之一，本來是一種遊戲，怎麼把它說成為打「懶老婆」呢？大人們如此解釋，「『懶老婆』不打不轉悠，你越使勁打，她轉得越快」。

用現實觀點來看，這種解釋固然偏見，是對女性的歧視。容易讓孩子幼小心靈中就產生對「媳婦」的嚴管心理，也是封建「家庭暴力」思想的灌輸。

小頑童們似乎並不太在意，只知道打「懶老婆」好玩。每當越打越轉的時候，樂得在旁邊觀看的小伙伴歡呼雀躍，拍手助威，抽打「懶老婆」的孩子越顯得本領高超。

長大後才知道「懶老婆」的含義，總覺得這個稱呼不雅觀。「老婆者」夫人也，過去一些鄉村把夫人稱作「老婆子」、「俺媳婦」、「老娘們」、「屋裡的」、「孩他娘」、「做飯的」，叫一聲老伴就是大稱呼了。隨着社會的文明進程，現在基本上稱呼「夫人」、「愛人」、「媳婦」了。

假若「老婆」真是懶惰成性，就是抽打她也會無濟於事。人是有感情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以理服人」是長久的信服，「以力服人」只是暫時的屈服。

「打陀螺」也好，打「懶老婆」也罷，只不過是一種遊戲的稱呼罷了。一種好的遊戲，其生命力不在乎如何叫法，而在於如何玩法。

■打陀螺。 網上圖片

詞話詩說

■梁偉詩

頑石

2011至2012年度，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歌詞最後五強——林夕〈頑石〉、周耀輝〈蜉蝣〉、夏至〈狠狠〉、盧凱彤〈你根本不是我的誰〉和梁栢堅〈天地會〉。「最佳歌詞」結果由周耀輝〈蜉蝣〉掄元，「香港詞神」林夕獲頒「CASH音樂成就大獎2012」，表揚其入行廿多年的成就。今回就先談談五強之作〈頑石〉。

從全年流行歌曲的走勢看來，2012年的確是非常奇怪的一年——去年還有〈那誰〉一鎚定音，本年卻從年頭至年尾都沒有年度之歌！坦白說，若非〈頑石〉入選CASH金帆音樂獎「最佳歌詞」最後五強，或許我也未必知道林夕有這樣的一首作品。而〈頑石〉亦充分體現了林夕對《紅樓夢》若干主題因子的興趣。本年年初，本欄已談過林夕〈我本人〉，如何融合當代女性情感困局與林黛玉的處境，解構愛情的夢幻。〈頑石〉則延續了《紅樓夢》中關於頑石、宿命、眼淚、還淚的情節，首先從旁觀者之口，描述女主人公對愛人的一片癡情——

「你 那一對大眼睛 這麼多眼淚任領 領不到我的情 難道你 愛得夠固執 所以便哭得破他那萬里長城 沒錯 吻可以融化冰 他偏偏拒絕被吻 怕比你更堅定 誰又信 愛得夠殘忍 可乞到他反應 能令他委曲轉性 有些血肉是你不堪擁抱 有些鐵石亦非為你鑄造 其實這種愛他知道 而你不感到 是他肯送也送不到 」

〈頑石〉首段已交代出兩重單戀的故事，旁觀者一直待在女主人公身邊，看盡她為愛他付出的眼淚，可惜鐵石心腸的男子不為所動，即使女子如孟姜女般肝腸寸斷、哭崩萬里長城，對方亦紋絲不動。另一方面，女子亦不察覺旁觀者的關愛，領不到他的情，於是詞中三人便如兩條平行線般，各自期待着一場「得不到的愛」。當中的那近乎絕望的堅持，直如頑石；期待者卻又懷着萬分之一的希望，惟願一天「頑石點頭」——

「為誰愚鈍為誰瘋 （不只你一個瘋） 對着頑石扮情種 （但他不會被移動） 你 知他愛什麼不愛什麼 一眼便猜中 通透豁達成熟你為了他卻不懂變通 你是頑石未知痛 （痛苦化做笑容） 卻望頑石被擊痛 （為你流淚的我懂） 他怕什麼我又只盼什麼得你未肯信 他身軀比化石更硬你忍痛都想抱擁 就如望夫山沉重」

〈頑石〉中的三顆「頑石」都死守着自己的信念：旁觀者守着女主人公、女主人公守着單戀的對象「他」、「他」也死硬也鐵石心腸。於是，林夕在〈頑石〉第二部分以「瘋」、「痛」、「硬」、「重」來描繪這三重的堅持死守。最奇妙的是，當中的所有「頑石」都是清醒的！只因情根深種，才不得不受困於宿命，詞中的「她」原是個心肝水晶琉璃人兒，平日豁達伶俐，偏偏在感情上糊塗透頂——「你 知他愛什麼不愛什麼 一眼便猜中 通透豁達成熟你為了他卻不懂變通 你是頑石未知痛 卻望頑石被擊痛」——唯一可以做的便是如「望夫石」般，等頑石點頭。

「望夫石」是香港沙田紅梅谷山上一塊石頭的名字。傳說背負嬰孩的妻子，在山上眺望遠去的丈夫、日日盼郎歸，結果風化成石。令人不禁想起，去年林奕華導演、何韻詩主演的《賈寶玉》，就問過一個問題：如果讓你再選一次，明知沒有好結果，你還會選擇去愛嗎？如是，你就徹頭徹尾是個癡人。這一點上，林夕在〈頑石〉國語版〈頑石點頭〉講得更直白——「看 他如果有感覺 你輕輕一聲咳嗽 也牽動他傷口 只可惜 你一臉柔情美麗地徒勞地 在他眼中獻醜……他的天空海闊怎能看到你天長地久 你的海枯石爛不能換到石頭的溫柔……愛到這樣本來有血有肉都變成石頭 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邊走也不能走 你又何嘗會點頭」

真誠癡心不容於愛人眼底，「血肉」亦只能淪為「石頭」——「哭崩天空的你未融掉他先已被風化 當然不知我亦變造頑石愛得比你蠢 開始不懂感受痛」——忍痛到麻木，其實是生理上人體一種自衛功能。心理上感情上亦如是，痛到盡處會失去感覺，所以我們都害怕觸及親情和感情的傷口。當然，面對「鐵石」、「頑石」，都有着一種無力感。這種無力感同時是時代的傷口，置身於「頑石」堆積的無物之陣中，我們得接受世界的不完美，並且在哭崩天空、變成化石之前，努力撼動，或者也可試試補蒼天。